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十九回 延樹楠暢談《因果報》 李香萍情賦《彩菱篇》

話說孫春山、李家瑞一千名流聽完了戲，各自歸去。這家瑞住在南大街福建館裡，過了一夜，接了個請帖，是那個作知縣的溫淮清請他聽戲。家瑞笑道：「我到京許久，每逢戲場總是我作主人。這居於貴客之列卻是頭一次。」吃過早飯前去赴約。那日聽的是個小班，無甚可紀之事。戲散回到福興居吃飯，恰值延四爺、孫春山也在那裡，延四爺坐中。有個內府旗員喚作崇祐字輔心，是崇蔣四的哥哥，出席閒步，看見家瑞便過來招呼，問了些話，方才各自歸座。延四爺道：「輔心同誰閒談？」輔心道：「是舊日的詩友侯官李香萍。」延四爺道：「莫非自號停雲閣主人的那個李家瑞嗎？」輔心道：「正是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他如今是什麼功名？」輔心道：「他因科舉不利，家計艱難，就了一個典史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人我雖不認識，卻久聞其名。那樣才華就了雜職，豈不可惜？」昆小峰恰也在座，笑道：「這個官我倒很羨慕的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你羨慕什麼？」小峰道：「羨慕他可以同尚書作一對兒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你這人雖說嘴缺，心思總算聰明，尚書典史果然對的不差。只是上面一個字的平仄只怕不調。」小峰道：「尚書原有平聲。」輔心道：「尚書的尚字，據聖祖仁皇帝御定的字典，音『時亮切』，不能讀作『肆皇天弗尚』的尚字。」小峰道：「難為你還是個詩人，連一三五不論你都不記得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你才兩個字，怎麼能引七言八韻的例？」小峰道：「嫌我對的不工，請你二位再想一個，卻是不許用前代官名。」二人想了一想，竟回答不出。延四爺道：「有是未必沒有，只一時想不起罷了。」小峰道：「我們不對典史，對尚書，有沒有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朝廷一品至九品，官多的緊，哪裡想得起來？」小峰道：「我倒有兩個，只上一字也是仄聲。一個是待詔，一個是主簿。要用前朝的官名，倒有一個平仄調的，是承旨。只我先說不准妄引前代，只好不算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你怎的專用本朝的小官兒，去對那位極人臣的官號！承旨還算清貴，你又不算。」小峰道：「『做官不在官大小，莫負朝廷爵祿高。』」春山道：「又說到戲上去了。」小峰指著延四爺道：「遇見他這戲迷，自然和他講戲。」輔心道：「從前有對戲名的，我們何妨也對一對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使得。只是對昆戲怕和前人雷同，莫若專對亂彈。」

正說間，陸續進來好幾個戲子，便是胡喜祿、王絢雲、沈芷秋一千名旦，還有幾個小象姑。都是到這裡吃飯應局，聽說延四爺在此，走來請安的。延四爺一總留他們入席，挨肩擦背，滿滿的一屋。倒把福興居的伙計，忙得個不亦樂乎。

延四爺出對道：「《烏龍院》。」輔心對了《黃鶴樓》。延四爺出《黃金台》絢雲道：「《青石山》對的嗎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我聽說你近來很用功認字，果然不錯。這字面對的不差。只可惜山字是個平聲，對不得台字。末了一字，不比上面一字，是可以將就的。《青石山》又叫作《青石洞》，莫若竟改作《青石洞》，便用得。然而也就虧你。」絢雲道：「《白水灘》如何？」延四爺道：「灘字也是平聲，只可對《青石洞》，不能對《黃金台》的。然而字面也不差。」小峰拍案道：「不好了！」延四爺等通吃一驚，問是何故？小峰道：「敬子齋還不曾死，他的魂已經附了四爺的體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才說了兩個然而，你便大驚小怪，這也可笑。我們對對子，你不許起鬧。」輔心出《乾坤帶》，春山對《宇宙鋒》，延四爺道：「好，工穩得很。」

春山道：「請問四爺，這齣戲為什麼叫《宇宙鋒》？」延四爺道：「說來話長。這齣戲原有全本，我見過本子，是提倡忠孝節義。《宇宙鋒》乃是劍名，秦王賜與匡家之物。中間有趙高使人盜劍，暗害匡家父子，結構極其緊密，可惜輕易不唱。如今通大路只有《金殿裝瘋》了。」喜祿道：「這一出的旦角，我倒全學過，可惜不抱總講。四爺肚子真寬，什麼戲都知道。」

延四爺出《金榜樂》，春山對《玉堂春》。春山出《別宮》，延四爺對《入府》。輔心出《美龍鎮》，延四爺對《惡虎村》。延四爺出《群英會》，輔心對《四杰村》。春山出《起解》，小峰對《坐宮》。

延四爺道：「你怎的這樣不通？我們對了好幾個，你一個也對不出，如今卻弄出這樣乏玩藝來。請問這個宮字怎麼能對解字？」小峰道：「哪個不通？四爺才真不通呢！有人把竹心對李耳，文柏對武松，王瓜對后稷，都叫作巧對。這也是巧對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不錯，這三個巧對，我都記得。后稷是朱竹垞先生對的。武松是鄆縣一個名士董沛號覺斯對的，李耳是貴同年陳子韜對的。確乎算是巧對。請問你這個對法，巧在哪裡？」小峰道：「《起解》是犯了罪，若是一個平人，斷不能隨便把他來起解。漢以前的人，也是有罪才坐以宮刑，不似如今好端端便當太監。我這對子，難道對的不巧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混說！混說！不算！不算！」輔心道：「這位陳太史我也認得，對子實在作的工整。我看見他在關帝廟寫了一幅對聯，是『合傳識卑陳壽史；絕倫論定武侯書』。不曉得他這出句，是個什麼典故？」延四爺道：「等我見了此公，問一問就明白了，不消問得，我便知道他這出句，用的姚惜抱《筆記》裡面的話，是駁陳承祚不該以關夫子與馬超合傳。他這副對聯，是替東家銘鼎巨寫的，我早見過，他還有一副文昌帝君的對聯，是『帝德罔愆惟孝存於兄弟；神道設教用（萬力）相我國家。』也對得好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他伯父右臣明府，本來就是作對子的高手。有一副章馱對是『西方有聖人曰佛；北面如弟子之儀。』也大可以選人《楹聯談話》。」

喜祿道：「說到章馱，我又要提我們的話了。章馱的杵，指不得天，指不得地。我昨日演了一出《因果報》，那扮章馱的小生就沒有傳授，簡直的把杵當鞭用了。」小峰道：「那不相干。佛門的章馱，就是道家的王靈官，那王靈官原是用鞭的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又是哪部經典裡的話？」小峰道：「難為你還自命是個讀書人，連《續施公案》都忘了？」延四爺道：「亂話！」春山道：「藹卿演《因果報》是俊扮的。從前有他那一出丑扮的《玉堂春》，如今又有這俊扮的《因果報》，真是與眾不同。依藹卿說，小花臉嘴裡有那樣兩句戲詞，可見是俊扮不錯。」延四爺看著喜祿道：「藹卿，你是有心？是無心？幸虧我不管事，我若管事，只消一句話，你得乖乖兒的給我洗了粉另扮。要知那小花臉原是四句詞兒，還有兩句是『他的前影看不准，他的後影愛煞人』。可見賣糕乾的原沒看見孟瑞雲的前臉兒。所以唱這角兒的，演到進糕乾店的那一場，總是臉朝著外。你這話講的未免強詞奪理。要知孟瑞雲是個冤鬼，不是妖怪，焉能變化？」喜祿低頭不答。春山道：「四爺的戲詞，畢竟比我們熟得多。」小峰道：「不要把他太捧高了。他戲詞雖熟，小說卻是生的。不但沒看過《續施公案》，凡一切名家筆記，似那《聊齋志異》、《大有奇書》、《紀氏五種》、《秋坪新語》、《新齊諧》、《聞見聞言》、《秋燈叢話》、《諧鐸》、《耳食錄》，並新出的《蘭茗館外史》之類，他都未必寓目。這些書裡，載那鬼會變的該有多少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我看正經書還沒工夫，哪能似你專以小說為命。我且問你，本朝人的說部，你到底看過多少？」小峰道：「那可數不清，專說那關於神怪的，除先說的幾種以外，便有《曠園雜誌》、《小豆棚》、正續《虞初新志》、《廣虞初新志》、《現果隨錄》、《果報聞見錄》、《隱怪叢書》、《夜談隨錄》、《涼棚夜話》、《見聞錄》、《客窗涉筆》、《勸戒錄》、《翼■神編》、《息影偶錄》、《天涯聞見錄》、《瑩窗異草》、《三異筆談》、《寄園寄所寄》、《原李耳載》、《雨窗寄所寄》、《想當然耳》、《柳崖外編》、《夢園叢說》、《聽雨軒筆記》、《墨餘書異》、《簪雲樓雜說》、《埋憂集》、《野語寄蝸》、《殘贅》、《驚喜集》、《夢庵雜著》、《科場異聞錄》、《靄樓騰覽》、《六合內外瑣言》、李雨村《今搜神記》、毛對山《墨餘錄》、還有《述異記》、《宜齋野乘》是和古人書名雷同的。總差不多有一百種。大約四爺不但沒有看過，連書名總有一半沒聽人講過。上次四爺講那《蝶階外史》裡面的梁胡蘆，還是偷的我的，我知道四爺只有工夫看戲，沒有工夫看書。」說罷喝了好幾杯酒。延四爺道：「這也是各有所好。」輔心道：「你背的書名已有五十種了，雖還離百種差著一半，也就不少。請問這出《因果報》的事跡，出在哪部書裡？」小峰道：「好像是《虞初新志》的《鬼母傳》，但我的確記得那個鬼母是病死的，不是縊死的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你又不行了。那整本的《因果報》，你慢說沒見過，只怕並且沒聽人向你講過。你想偷我，也恐怕偷不著。」小峰道：「六月債，還得快。這便是真正的《因果報》。」

輔心道：「這齣戲到底是怎樣一個關目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據說是梁武帝納了一個妃子，叫作孟瑞雲。此女之父也是一路諸侯。這孟瑞雲不但容顏美麗，而且性情賢淑，武帝十分的寵幸。正宮皇后好生妒忌。這年孟妃身懷有孕，恰值武帝出兵，與北魏爭戰。皇后乘了這個機會抓了個錯縫子，把孟妃絞死。屍首埋在亂山崗子裡，生了太子，沒有奶吃，只好拿紙錢買糕乾喂養。日子久了，

被人看出形跡。幸虧這太子是維摩轉世，有韋馱保護才得無事。武帝得勝而回，天遣奎木狼引他到墳前救子歸國，交與西宮苗鳳英撫養，武帝去徵侯景。皇后害死苗妃，又害太子，卻是初祖達摩救了。武帝餓死台城，太子同苗妃之女玉貞公主流落民間，受盡罪孽。陳霸先、王僧辯起義勤王，才復大位。皇后死後，上天罰他變蟒，又虧達摩同誌公救渡。總之，武帝、侯景、皇后，苗孟二妃、太子、公主，都是前生冤家對頭，所以叫作《因果報》。」喜祿道：「這皇后到底姓什麼？」延四爺道：「姓郝。」喜祿道：「我們行裡許多人，念他是鄭氏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那是認了別字了。郝字和鄭字，本來相仿。這齣戲只有郝後變蟒還有些影子，其餘通是瞎聊。也不知是哪一部盲詞裡的混話？大約筆記小說決不荒唐至此。」小峰道：「那也不盡然。那張飛賣肉就出在褚仁獲的《堅匏集》裡。《姚彬盜馬》出在朱竹宅的《日下舊聞》裡。怎麼見得只有盲詞荒唐？咱們不要談戲了，那對子還是對不對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怎的不對？」

絢雲道：「有出崑腔戲名五個字，可以出對嗎？」小峰道：「我們先有成約，不談崑曲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他們不在此例。絢雲你只管說。」絢雲道：「《狀元鑽狗洞》對個什麼？」延四爺道：「這是《燕子箋》裡『奸遁』的別名，倒不大好對。」小峰道：「我對上了，《將軍走馬棚》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你又來混鬧，哪有這齣戲？」小峰道：「此時沒有這齣戲，日後只怕定有這宗事。我再對一個本地風光來。」遂指著延四爺並喜祿等道：「《學士擺免攤》，你道何如？」眾人先前受了延四爺密地的吩咐，任憑小峰說什麼總是不笑。此時被他三番兩次的引逗，卻是忍不住了，一齊笑得說不出話來。延四爺也笑個不住。只小峰繃著臉，嘴裡雖是混說，那副正經面孔，真似包孝肅一般，大家越發好笑。

延四爺出《風雲會》，輔心對了一出秦腔戲名是《日月圖》。延四爺道：「我們只對皮簧，怎麼鬧出梆子來了？要對梆子，莫若把《日月圖》改作出聯，我對一個《陰陽扇》，倒是各從其類。」眾人道好。延四爺出了個《二進宮》道：「這戲徽、秦都有，可以並對。」輔心便對了個《三上殿》。延四爺道：「這齣戲我怎的沒見過？這個名兒倒是曉得。」輔心道：「這是四爺不看梆子的緣故。這是罵張江陵的一出沒理的戲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誠然不愛聽梆子，那《日月圖》、《陰陽扇》也只耳中有這個戲名，並沒認真見過。」

春山道：「說到這裡，我想起一件事來。聽說長庚新近因旦角拿喬，自己抵了一回《進宮》的娘娘，可是有的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有的。」輔心道：「我記得國孝之時，長庚已經是留鬍子的了，怎能扮旦？他那雄壯面目搽了粉豈不難看？」延四爺道：「那時他因素身演戲，自家是個老生，所以留了鬍子，穿上行頭便剃掉了。他們扮戲有鬍鬚，掛上髯口是不大好看的。他演《進宮》是清水臉，戴勒子，並沒搽粉，卻已經不大好看。大凡一個人該吃哪一碗飯是一定的。你看藹卿、絢雲，可還有一些丈夫氣嗎？只怕婦人女子，還不及他們的嬌媚。我近來聽得絢雲很得罪朋友，這也使不得。難得你平素對我還不敢放肆，我可以盡一句忠言。又難得你今日居然離了文索，若同他在一處我也就不說了。」絢雲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天已交子，延、昆、崇三人趕夜城走了。這裡大家各散。

絢雲走至門首，遇著李香萍，立談了片時。香萍定了明日要在怡雲堂請客。絢雲記著方才延四爺之言，便也允了。香萍方去，芷秋卻從裡面走出。絢雲道：「你向來能說，今日怎麼通不言語一聲？」芷秋道：「你聽見昆老爺說，不許談崑曲嗎？我肚內只有崑腔，只可不言語。」絢雲道：「我也是唱崑腔的，怎麼又說話呢？」芷秋道：「你剛才說一句狀元鑽狗洞，便碰了釘子，你今日也算時氣不佳，接二連三的挨人家教訓。」絢雲道：「延四爺的話未必無私，我卻只當公道聽。本來我是不對。」芷秋道：「人家有什麼私？真是一片血心。難道他那樣一個人，還同文大人吃醋不成？只你這些時怎麼老沒在秦老衙門？」絢雲道：「文大爺差事忙，叫我過幾日再去。」芷秋道：「咱們的那個孫朋友，快在三慶上台了，說明天打炮。你既不上明宅，可以同我到那邊園子裡去官座裡面，多找幾個熟人捧捧場。」絢雲道：「我明天館子裡有事，派的《金盆扮月》，是後半工，怕沒工夫去。」兩人說了一會兒話，各自上車回去。

次日，絢雲到戲園中演過戲，剛剛回家，李香萍便來了。絢雲把他讓入客廳。香萍道：「彩菱今日演得好戲，真個是豔奪明霞，靜如止水，我輩何幸有此眼福？」絢雲聽了低頭不語，臉上泛起紅潮，好似害羞一般。香萍見這宗態度，越發出神，目不轉睛的直看絢雲。絢雲卻轉眼看那屋中擺列的幾盆菊花。廳中靜悄悄的，兩人寂寞無言，真有些人淡如菊的樣子。僵夠半天，還是香萍先說道：「我今日是邱謹齋約我看戲，我本要約他同來，他在鍾鳳林那邊自作主人。鳳林也住在這裡韓家潭。我兩個是坐一個車來的，他卻到鳳林那邊去了。他不攬我，我也不攬他。我今天的客只有王恩潼孝廉、謝嵩如中書，人倒不多，也不叫外局的，大家倒可清談。」絢雲道：「這二位我都會過，是愛鬧脾氣的。」香萍道：「二公都道彩菱性情孤冷，不甚願意來，是我再三開譬，道你氣節過人，不比那些狐媚子，他們無可置詞方肯赴約。我自問總算是彩菱的知己。」絢雲又不言語。

等了一回，王恩潼、謝嵩如都到，四個人入席同飲。絢雲雖也執壺敬酒，照例應酬，卻只疏疏落落，無甚親密。香萍飲至半酣，詩興發作，順口念出幾句道：「彩菱彩菱，在潭之濱。其人如玉，其冷如冰。雖則如冰，實獲我心。」恩潼道：「好！這六句四言，題目就可以叫作《彩菱篇》。」嵩如道：「『其人如玉，其冷如冰。』真把一個王絢雲活畫出來了。」正說著，跑堂的來回道：「麗華堂的沈老闆來了，要見老闆有話說。」大家都知道是芷秋來了，便道：「大家都是熟人，就請到這裡來吧！」少時芷秋進來。見了絢雲便哈哈大笑。絢雲方要問時，忽然又一個長大漢子闖將進來，望著絢雲叫聲：「兄弟，我對不住你！哥哥今日栽苦了。」一言剛完，放聲哭了起來。眾人無不錯愕。芷秋見他哭，越忍不住笑，只好躲到裡間去了。